宋學士全集

二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學士全集

(二十三)

宋濂撰

宋學士全集附錄目錄

卷一

誥文

翰林學士誥

翰林侍講學士誥文

翰林承旨誥文

太子贊善大夫誥文

國子司業誥文

敕

敕符二道

書

賜書一首

序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潛溪續文粹序　樓璉
宋學士續文粹序　方孝孺
潛溪集序　歐陽元
翰苑集序　貝瓊
又　楊維楨
又　揭汯
宋潛溪先生文集序　王禕
又　劉基
潛溪後集序　孔克仁
又　趙汸
潛溪續集序　王晉
題識
潛溪集識　鄭淵
文粹後識　鄭濟
題潛溪先生集後　黃浦

題宋先生文集　王裕
太史宋公文集後序　張縉
宋學士全集序　雷禮
修補文集紀略　張應廣
補未刻遺集序　吳偉業
題辭
題潛溪集詩　夏煜
又　吳沈
又　張世昌
詩
賜詩一章并序
御製詩二章
賜和宋濂韻
賜醉贊善大夫宋濂歌
賜學士宋濂白馬歌

賜學士宋濂重賦黃馬歌　華克勤
賜和宋璲詩　方徵
題宋承旨越中來歌　宋善
應制賦醉學士歌　林温
又　桂彥良
又　王璉
續賦醉學士歌　張唯
又　華克勤
又　虞泰
應制賦賜宋承旨黃馬歌　王佐
又　孫傑
又　桂彥良
送宋承旨致政還金華
又

又　答祿輿權
又　黃輿忠
又　孫賁
契生中書　朱孟辨
孟辨紀事賦詩　史靖可
又　林靖
又　來復
青羅山房歌寄宋景　劉基
潛溪歌爲宋景濂賦　劉基
寄宋景濂四首　劉基
寄宋景濂　楊維楨
次韻宋學士見寄四首　鄭淵
青羅山房歌　貝瓊
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　劉基
寄宋承旨詩　張伯成

又
靜軒詩　史靖可

宋學士全集附錄卷一

誥文

翰林學士誥

翰林之職。掌制作而備顧問。必擇能文有學居焉。起居注宋濂。生於金華文獻之邦。正學淵源有自來矣。洪武初。聘修元史。濂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年。濂復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八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八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八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八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八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八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八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八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八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八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九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九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九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九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九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九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九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九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九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九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二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二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二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二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二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二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二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二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二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二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三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三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三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三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三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三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三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三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三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三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四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四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四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四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四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四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四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四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四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四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五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五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五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五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五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五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五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五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五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五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六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六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六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六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六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六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六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六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六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六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七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七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七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七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七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七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七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七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七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七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八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八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八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八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八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八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八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八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八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八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九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九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九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九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九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九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九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九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九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一百九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二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二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二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二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二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二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二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二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二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二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三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三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三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三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三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三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三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三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三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三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四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四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四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四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四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四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四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四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四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四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五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五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五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五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五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五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五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五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五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五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六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六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六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六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六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六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六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六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六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六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七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七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七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七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七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七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七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七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七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七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八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八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八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八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八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八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八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八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八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八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九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九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九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九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九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九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九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九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九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二百九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二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二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二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二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二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二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二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二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二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二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三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三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三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三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三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三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三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三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三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三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四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四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四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四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四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四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四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四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四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四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五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五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五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五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五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五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五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五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五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五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六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六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六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六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六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六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六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六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六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六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七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七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七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七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七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七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七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七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七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七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八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八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八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八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八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八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八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八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八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八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九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九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九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九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九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九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九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九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九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三百九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二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二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二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二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二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二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二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二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二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二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三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三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三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三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三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三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三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三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三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三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四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四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四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四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四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四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四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四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四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四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五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五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五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五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五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五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五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五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五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五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六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六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六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六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六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六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六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六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六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六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七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七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七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七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七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七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七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七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七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七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八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八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八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八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八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八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八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八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八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八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九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九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九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九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九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九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九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九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九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四百九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二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二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二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二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二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二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二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二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二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二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三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三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三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三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三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三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三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三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三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三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四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四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四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四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四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四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四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四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四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四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五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五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五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五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五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五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五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五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五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五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六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六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六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六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六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六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六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六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六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六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七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七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七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七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七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七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七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七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七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七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八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八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八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八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八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八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八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八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八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八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九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九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九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九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九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九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九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九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九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五百九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二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二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二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二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二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二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二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二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二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二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三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三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三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三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三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三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三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三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三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三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四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四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四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四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四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四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四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四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四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四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五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五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五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五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五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五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五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五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五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五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六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六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六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六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六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六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六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六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六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六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七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七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七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七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七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七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七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七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七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七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八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八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八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八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八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八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八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八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八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八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九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九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九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九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九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九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九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九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九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六百九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二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二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二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二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二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二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二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二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二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二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三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三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三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三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三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三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三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三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三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三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四十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四十一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四十二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四十三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四十四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四十五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四十六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四十七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四十八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四十九年。濂又以親老辭。不就。洪武七百五十年。濂又以親老辭。

三皇五帝之馭天下。其文武之能。君臣皆備而善焉。至於三代之臨御。禮樂射御書數。君臣尤精。繼至秦漢以來。人不知古有文武史分。各爲之圖。故聖賢鮮矣。朕出自草萊。非兼備之才。蒙上天授命。位極兩間。凡生民休息。百神祀事。盡賴文武輔導以成之。是致鬼神享而軍民安。又九年矣。然文者翰林院尚未有首臣。朕於羣儒中選。皆非眞儒。人各虛名而已。獨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雖才不兼文武。博通經史。文理幽深。可以黼黻肇造之規。宣堪承旨。宏燦明文。壯朕輿王。特勅爾中書。奉行毋滯。洪武九年。

太子贊善大夫誥文

朕以太子爲天下之本。其東宮官屬。必選文學行能之士。以居其任焉。承事郎禮部主事宋濂。爾以純謹之資。老成之學。執筆柱下。視草詞林。繼司業乎胄監。復考禮於儀曹。皆稱其職。況輔導東宮。歷年已久。擢爲贊善。孰曰不宜。爾尚守職。惟恭思盡忠益之道而輔贊之。庶稱朕委任之意。可授奉議大夫、太子贊善。宜令宋濂准此。

國子司業誥文

國子學職。專教育人材。以備國家之用。必選明經有德者爲之師。則模範正而學業進矣。翰林國史院編修宋濂。學足以明道。文足以垂世。當朕創業之始。即入春宮。訓我儲貳。則温文之資。實由輔導。繼擢左史。掌我記注。則日侍左右。諫正爲多。朕以前元紀傳、未及纂修。爰求其人。非汝弗稱。故特俾居翰苑。以任總裁。爾果能追遷固之蹤。成一代之史。朕用嘉焉。茲特命司成均之業。爾尚推明師道。以訓誨諸生。必使見

諸實用。則爲稱職矣。往其欽哉。可授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宜令宋濂准此。洪武四年二月。

敕

敕符二道

卿去此數月。朕常思之。今卿來此。已復一時矣。朕恐失顧問。少勞勞。特敕禮部。致食糧及酒殽抵所在。卿當引觴而自酌。美食以養神。稱朕報勞之意。未審悅乎。洪武十年四月。

以臣事君之道。固宜虔恭不怠。然得休官於官者。今古幾人。況致仕者非壽高尋常。德邁羣職。安有是耶。卿福膺永壽。精力愈加。自致仕之後。每歲來朝。甚感朕心。不忍使驅馳數千里而來覲。已敕禮部賜食糧殽醴。卿當自育高年。故茲勅諭。洪武十二年二月。

書

賜書 乙巳歲吳王書

書諭子師宋濂。六月初七日申時箋。與子書同至。文意懇切。奈子性理未通。不能答。若令回書。恐爲空文耳。予以諭代之。勿望回劄。襲者教吾子。以嚴相訓。是不吝以聖人文法、化俗言教之。是通所守者穩。所用者節儉。是得體。昔者古人。今爲我見先生初疾。予欲留京師醫養。予想身健尙思故鄉。情猶不已。況先生在疾。父子夫婦處於異鄉。湯藥之奉。豈不傷情。是令先生東歸。醫養萬全。去後國事匆匆。不能遣使。以致師書先至。然此子雖不能答來書之意。予諭亦在其中矣。

序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劉基

太史公宋濂先生。金華潛溪人也。其字爲景濂。五歲能詩。九歲善屬文。當時號爲神童。若經若史若子集。無不徧覽。輒能記憶。年未弱冠。文名播於遐邇。至正中。詞林羣公奏爲國史編修。力辭不起。大明皇帝定鼎建業。丞相李韓公以名聞。卽日遣使者奉書幣聘致之。俾提舉江南儒學。授皇太子經。擢居記注之職。會有詔纂修元史。東南名士。一時皆集。復命充總裁官。書成。入翰林爲學士。海內求文者項背相望。碑版之鐫。照耀乎四方。高麗、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貢京師。皆問安否。且以重價購其潛溪集以歸。至有重刻以爲楷式者。儒林清議。僉謂開國詞臣。當推爲文章之首。誠無間言也。先生之著述多至百餘卷。雖入梓者已久。其門人劉剛、復請基擷其精深。別成一編。庶幾便於誦習。且徵言序之。昔者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元贊公之文。曰先生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慊。其衿懷飄逸。如列子御風。飄然襄舉。不沾塵土。其詞調清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蹊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此。嗚呼。文公之言。至矣盡矣。設使基有所品評。其能加毫末於是哉。今用備抄。冠於篇端。而幷繫先生出處之大略。使讀者有所考焉。先生赴召時。基與麗水葉公琛、龍泉章君溢實同行。葉君出知南昌府以歿。章君官至御史中丞。亦以壽終。今幸存者。惟基與先生耳。然皆頹然日就衰朽。尙可咈剛之所請而不加之意乎。雖然。先

生之文。其傳世決矣。基亦何能與力於其間哉。文粹十卷。而詩居其一云。

潛谿續文萃序

樓　璹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于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與于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于子房。世祖之於卓茂。寧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馴暴革姦。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若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雄視中國者。鼎足而立。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金華太史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諄諄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所至民歡樂之。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不足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悉講行之。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

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於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而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于庭戶之間。而姓字播于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歟。公之爲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後十餘年。皇太子亦薨于東宮。天下哀痛焉。今上既追崇皇考。加上追號謚。念先王舊學之臣。悲公之不可作。以近臣薦。召公之孫懌官翰林。凡與宗皇帝所欲行而未遂。天下所願欲而未得者。皇上皆舉而行之。於是善譽洽于萬姓。而公之文愈爲人所愛重。璉蚤從公游。辱公見知。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興宗德業之盛。以詠歌今日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國史有傳。見金華文略。

宋學士續文粹序

方孝孺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

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與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搴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獵上御軍有法。命將徵討。戒以勿殺。所至民獻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於戶庭之閒。而姓字播於千萬里之外。蠻

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與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爲十卷（按卷字以下二十字金華叢書本闕從遜志齋集補入）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歌詠太平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見遜志齋集）

潛溪集序

歐陽元

經筵檢討鄭君濤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徵予序予爲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爲盛逮及東都其氣寖衰至李唐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於古南渡以還爲士者以泛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統至元之文龐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歷之文贍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粲然之文意將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江以南最號博學者也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褰舉不沾塵土其詞調爾雅如殷

卣周彝龍文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蹊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雜於古人篇章中蓋甚難辨唯眞知文者始信余言之弗謬余在翰林也久海內之文無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鮮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署使掌制作豈不能黼黻一代乎先民有言曰知言聖賢之能事立言學問之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不學立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殆理明而文成者歟因書以爲序宋君字景濂濂其名也嘗著人物記二卷余爲序之鄭君謂其可擬五代史記亦公論云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廬陵歐陽元序

翰苑集序

貝瓊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景濂自少以文雄一時人不遠數千里求之殆徧於遐荒遠裔矣其居青蘿山所作者曰潛溪集其在朝所作者曰翰苑集潛溪集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歐陽文公爲之序而翰苑集復萃記序碑銘表傳雜說釐爲前後續別四集云予嘗讀而好之浩乎莫窮其所至乃撫卷而嘆曰文章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與時升降其變不一在唐則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陽子韓子之文祖於孟子而歐陽子又祖於韓子皆所謂傑出於千百者也元初姚文公以許氏之學振於北方下至天歷至正間又有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陽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極論縱橫無窮其氣燄莫敢迫而文獻公之不失準繩卑不可隆而高不可抑也大抵先秦兩漢以來聖人之經汨於諸子道固晦而未明也故各騁異同之說以夸耀一世恆病其駁而不純及宋周程朱子大

發其閟。是非邪正。奚翅黑白之形。而后之立言者。由是求合于道。亦既無弊矣。又惜蓄之無源。而徒剽竊陳腐。支離蔓衍之爲工。孰知其去古遠而益抏。不亦悲夫。公自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攷事也博。故發之于文章。悉鏟近習之陋。學者翕然師之。國朝龍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選。歷十餘年。凡大制作。大號令。修飾潤色。莫不曲盡其體。實與虞、黃二公相後先。雖然。虞、黃二公。屬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之盛者爲易。今國家肇造之時。將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觀聽。使知我國朝之超軼三五。豈不爲難乎。嗚呼。正聲勁氣。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雖極瑰詭奇絕之觀。惡足以喻其巧邪。昔公之總修元史也。予獲預編纂之列。熟其論議。觀其儀矩。非一日矣。故知公爲深。而望公爲重。輒爲之說如此。尙俟知言於后。而非訣其所好云。

又　楊維楨

客有持子宋子濂溪諸集來者。曰。某峽。宋子三十年山林之文也。某峽。宋子近著館閣之文也。其氣貌聲音。隨其顯晦之地不同者。吾子當有以評之。余家浙水東。去宋子之居不百里遠。知宋子之劬學。入青蘿山中。不下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藏書數萬卷。書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於是學成。著書凡若干萬言。其文之師者。性也。性之師者。道也。道之師者。先王先聖也。而未嘗以某代家數爲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爲吾文之體。其所獨得者。三十年之心印。律之前人。石不能壓之而鈞。鈞不能壓之而斤者。萬萬口之定價也。昔之隱諸山林者。煜乎其虎豹煙霞也。今之顯諸館閣者。燦乎其鳳凰日星也。果有隱顯異地之殊哉。不

然。以宋子氣枯神寂於山林。以志揚氣滿於館閣。是其文與外物遷。何以爲宋子。抑余聞婺學在宋有三氏。東萊氏以性學紹道統。說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略志事功。其炳然見于文者。各自造一家。皆出于實踐。而取信于後之人而無疑者也。宋子之文。根性道。幹諸治術。以超繼三氏于百十年後。世不以歸之柳、黃、吳、張。而必以宋子爲歸。嘻三十年之心印。萬萬口之定價。於斯見矣。客何以山林館閣歧宋子之文而求之哉。客避吾言。錄吾言爲子宋子潛溪新集序。洪武庚戌二月。序於會稽之修竹山房。

又　揭汯

一代之興。有一代之制作。其所以黼黻皇猷。鋪張鴻業。必有當其任者。故天生奇偉英俊之才。豈偶然哉。若宋景濂先生之於今日是也。以景濂之雄文奧學。而不獲顯庸於前朝。豈非天之所屬實有在耶。余聞景濂之名。蓋二十年矣。近始會於金陵。挹其光儀。聆其論說。已有以慰其平昔嚮慕之心。及觀其潛溪新集。浩乎其博淵乎其深。蔚乎其色。鏗乎其聲。如春江之濤。汪洋淜漫而不可涯涘。又如平沙漫漫。鐵騎數萬。縱橫馳逐而不可控馭。又如武庫一開。千珍萬寶。光采爛然。又如尋河之源。至於底柱。至於龍門。又至於積石。又至於崑崙。不得不止。讀之累日。使予不知神之駭而心之醉也。蓋積之也厚。涵之也久。養之也素。故其發也。左右逢原。舒卷隨意。惟見其有餘。而不見其不足。然此特所觀新集者而已。皆應制代言紀功銘德之作。若景濂之所著。則有前後續別四集。已盛行於世。流傳於海外。學者又當兼取而博習之可

也。

宋潛溪先生文集序

王　禕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其於三才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隱顯鉅細之際。凡天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弗察而通也。其眞知實踐。既有得於內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託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言。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制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學術之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衆矣。未易悉數也。試即吾婺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爲文溫潤縝練。復自爲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烏傷黃公、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於文也。閎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典實而周密。遂皆羽翼乎聖學。而黼黻乎帝猷。鍾二公而作者。爲吳正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氏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善馳騁者焉。然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爲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同異。其高第弟子曰勉齋黃氏。實以其學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

吾婺人論者以爲朱子之世適然爲其學者上面性命之徽下面訓詁之細講說甚悉其顯見於文章者君子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在矣嗚呼尙論吾鄉之文章所謂無是言則理有闕焉者固班班若是而有之無補無之無闕者尙足謂之文乎吾友宋君景濂早受業立夫氏而私淑於吳氏張氏日久游柳黃二公之門間又因許氏門人以究夫道學之旨其學淵源深而封殖厚故爲文章富而不侈鑿而不鑿衡縱下上靡不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爲無補之空言苟卽是以驗其學術之何如則知其能繼鄉邦之諸賢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景濂旣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於文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禕辱有同門之雅特出其所著俾有以序之禕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文謂其不知年數之不（不）足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嗚呼不自滿足而勉焉不息者聖賢之爲學也自高遠而底於平實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禕輒誦是以序景濂之文以致吾區區之意且因以自厲焉

又

劉基

文以明理而氣以行之氣不昌則辭不達理不明則言乖離而道昧六經以下唯孟子爲最偉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以是而發爲文又焉得而不偉也漢唐宋之盛則有賈馬楊班李杜韓柳蘇曾王諸公是皆生於四海一統之時挹光嶽之全氣宜其精粹卓拔不可及也國家混一七八十年名儒鉅公接武而出其可以追配古人者固不爲少然而老成凋喪之後宴安游惰之習勝以聰明捷敏之才

乘其在外急名之氣。縞取槽粕。剜挑組綴。以耀聾瞽、襲聲譽者。紛紛皆是。而不知其於道何如也。盛極則消。理固然耳。予竊痛之。而憂今之將無其人。及待罪居越。得宋君景濂潛溪集觀之。然後知造物之不喪斯文。而光岳之氣。猶有所鍾也。景濂舊居金華。從故待制柳先生、侍講黃先生游。二先生皆以文章鳴於世。景濂合二先生之長。上究六經之源。下究子史之奧。以至釋老之書。莫不升其堂而入其室。其爲文。則主聖經而奴百氏。故理明辭腴。道得於中。故氣充而出不竭。至其馳騁之餘。時取老佛語以資嬉戲。則猶飫粱肉而茹苦荼飲茗汁也。嗚呼。文、天下之文。理、衆人之理也。人之有才而能學者。皆可以致其極。何作者之不少。而造者之不多也。吾於是乎深爲之悲。而竊爲喜也。景濂又有龍門子。別爲卷。

潛溪後集序

孔克仁

元氣流行於天地間。其英華純粹。鍾之於人。必卓爲絕出之才。苟不施於政事以暢其美。則假文章以鳴天下之盛。非立言學古者。孰能之哉。金華宋景濂先生。醇乎儒者也。經史子集。無不通貫。舉其辭義。如河流滂沛。不待疏決。自無壅窒。如庖丁解牛。不待鼓刀。自得肯綮之妙。其作爲文章。法度森嚴。無冗長語。温潤者、又如玉產藍田。粹然不見其瑕疵也。瑩潔者、又如珠孕合浦。粲然不覩其橢窪也。舂容典重者、又如金鐘大鏞。在東序。動中律呂。皦然不聞其亂雜之聲也。故鄉先生柳公道傳。稱其雄渾可愛。黃公晉卿。許其温雅俊逸。莆田陳公衆仲、亦謂辭韻風裁。類夫柳、黃二公。廬陵歐陽公玄、亦謂神思氣韻。飄逸而沈雄。嗟夫。先生之文。經四公品題之重。可謂無餘蘊矣。非立言學古之至。烏能致是哉。其卓爲絕出之才。以鳴

天下之齊蓋非苟言而已先生來金陵氣老志堅而文益多迺命余序其後集顧余不敏敢縱言論以齒四公之末哉凡擷文章者成以六經爲本上準秦漢下法韓柳而踵武比肩者何其罕見也豈才志有所不逮耶文章英華猶元氣流行無往不在者或鍾於此而遺於彼耶世之論者究夫學德講修然後責以至不至焉可也余亦不敢自謂深得文章之源委竊觀先生爲文誠如四公所言皆足傳誦於世遂撫管見一二以附著焉

又　趙汸

潛溪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之後集筆稿日新而卷帙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俾汸序其意顧久病廢學閱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蓋嘗徧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汸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迺爲序曰修辭以爲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例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爲傳謂辭章爲文而不本於經蓋昉於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爲貴雖子朱子纘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顯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脩辭不踐故迹而乖離侵畔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於千載之下而知所崇尚者爲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君子必以東萊呂公爲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媿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繳繞於陳言而固

興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於文獻黃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久游於黃公之門。其學以經爲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百家。鉤深索隱。蓋將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爲文。其於爲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斂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於作爲。當其發憤擇術。直詆辭章爲淫言。葩藻爲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途。而於呂公、尤惓惓詠思歎慕。若不能自已於言者。則其於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蓋汸所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爲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汸又不足以言之。顧嘗聞之。袁公伯長嘗問於先師虞公伯生曰。爲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爲文。當問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爲庖也。蠢塊而大爨。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滋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故性。故余謂爲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蓋矍然稱善也。自虞公爲是言。學者竊論。以爲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黃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於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

王　晉

潛溪續集序

潛溪續集十卷。金華宋先生景濂之所著也。始予居江西。聞先生名。聞得所爲文讀之。愛其博辯宏偉。自成一家言。竊嘗念去浙東水數千里。何由一獲承接。以盡大觀而無憾也。今年夏迺得識先生於金陵。出

其所爲潛溪集者示予。因得復熟焉。然後知先生之學。蘊於中者有素。故其發於外者。自爾不窮。浩乎若長風駕帆。順流而東也。沛乎若騏驥驫驎。薸浮雲而上征。不可得而羈也。煜乎若千將莫邪之光怪呈露。雖欲閟之而不可得掩者。非博識君子。莫知其爲至寶也。蓋先生於經史百氏之書。無所不讀。而又親承鄉先生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所指授。故其學遠有端緒。而其發於文也。縱橫開闔。馳騁上下。無不如意。而要歸無不出於正者。承旨歐陽公。於人慎許可。獨稱先生之才具衆長。識邁千古。近時大江以南一人焉。誠可謂知言云。潛溪前後集二十卷。門人既刻梓以傳。而先生復以續集俾予爲之序。予於先生何能爲役。尙敢贊一詞哉。然讀先生之文。而又不能不爲之嘅然者。方在宋時。言文章大家者。廬陵歐陽文忠公。南豐曾文定公。臨川王文公。皆相望。近在數郡間。何其盛也。元興。若廣平程公鉅夫。青城虞公集。豫章揭公傒斯。清江范公梈。臨川危公素。亦皆以文章著稱西江。亦云不乏人矣。夫何喪亂以來。淪藉殆盡。後學無所依承。豈昔者如彼其盛。而今遽若是其寥寥哉。古稱文章與時高下。抑道之興廢。繫乎時之治亂。至於盛極而衰。亦其理也。今幸獲與先生邂逅數千里外。益聆所未聞。覩所未見。得以循佩襄而窺蘊奧。蹈軌轍而識指歸。或者其庶有得乎。讀先生之文。既知道德淵源之所自。又俾夫末學者。得緒未絕之緒於將來。則先生之文之所沾被者。亦既廣矣。而予言豈足爲先生重哉。

題識

潛溪集識

鄭 滑

淵於卯角之歲。卽灑掃潛溪先生之門。迨今二十餘年。而所受教者。固非一日矣。第以才氣下劣。不足以承培造之功。朝夕惴惴。罔敢失墜。每於先生著述之餘。輒錄之於編。以爲標準。然又不敢私有於其躬。將欲以傳天下後世。淵乃言曰。先生稟光嶽英靈之氣。鍾秀拔冲粹之質。年甫六歲。卽能歌詩。在鄉校間。日記經史數千言。衆以神童稱之。若見脅類稍有所長。必力與之角。務欲深思以期遠到。既長。受業於待制柳公、文獻黃公、淵穎吳公。三公皆知其爲偉器。悉以所學授焉。及三公相繼淪謝。鄉邦之評。咸推先生足繼其後而無愧。蓋先生之學。博極天下羣書。凡天文地理之要。禮樂刑政之詳。治亂沿革之變。草木蟲魚之細。與夫百家衆技之說。靡不究心。故先生之文。渙然而雲雷興。沛然而河海流。蔚然而蛟龍升。彪然而虎豹騰。煦然而百卉滋。穠麗之極。固若未易涯涘。及其造乎平淡淵微。則又若太羹元酒。不假調和。而至味自足也。由先生以六經爲本根。史漢爲波瀾。故其所涉者廣。而所擇也精。所養者充。而所就也大。其能昭著一世。傳之方來。不亦宜乎。如淵不敏。親承教言之久。近以疾廢學。不加脩飭。未能窺其萬分之一。何敢以序作者之意。姑述其師傳之有自者。著之末簡云。

文粹後識

鄧　濟

右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宋先生文粹一十卷。青田劉公伯温丈之所選定者也。濟及弟洧。約同門之士劉剛、林靜、樓璉、方孝孺。相與繕寫成書。用紙一百五十四番。以字計之。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於是命印工十人。鋟梓以傳。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畢工。凡歷五十二日云。先生平日著述頗多。其已

刻行世者。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其未刻者。翰苑集四十卷。歸田以來。所著芝園集尚未分卷。在禁林時。見諸辭翰。多係大製作。竊意劉丈選之。或有所遺。尚俟來者續編以附其後。惟先生受知聖主。輔導東宮。名滿天下。文傳外國。則不待區區之所贊頌云。

題潛溪先生集後

黃　浦

潛溪集一十八卷。前學士承旨潛溪宋先生所著也。先生以文章名昭代。其著述之盛。有曰文粹。曰朝京稿。曰蘿山吟稿。文曰潛溪內外集者。流行天下。四方學者。既已家傳人誦之矣。惜其皆出於一時門人所集錄。編目雖繁。而纂集無次。章篇雖富。而體製不分。兼之久歷年所。而板刊字畫脫落者多。予家學時。每思欲爲正之。尤恨未見其完集也。歲景泰甲戌。幸叨官蜀憲臺。詢知先生舊謫居成都間。爲討訪之。而其曾孫賢、盡出其家所藏遺稿。披閱之餘。遂與仁壽訓導黃明善。考論而纂集之。復請鎮節松維秋官侍郎羅公。三復讐校。正其差訛。汰其重複。凡詩賦詞曲。論說議辨。書表記序。傳贊碑誌。箴銘題跋。雜著表狀。各以類歸。若所述無補於人倫。無關於世教者。雖工亦刊去之。以從簡約。總得三百三十四首。而先生之碑傳誥命諸作。亦附卷後。蓋欲使讀文者得以論其世。亦庶幾能得先生之實也。因其存日。學者尊爲潛溪先生而不字。故亦命其集曰潛溪先生集。集成。屬其外孫茂州醫學典科嚴塤繕寫入梓。以傳。竊嘗論之。文、所以載道也。不深於其道。而務爲文。所謂輪輾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尚何以望其文之傳乎。三代以降。文惟漢唐宋爲盛耳。其間作者。亡慮百千。由其道有未明。而散亡磨滅者。可勝計哉。惟董、賈、韓、柳、歐、蘇諸

大家之作。庶幾能明斯道。而足爲後世之所宗。故文莫於斯爲盛矣。皇明混一區宇。光嶽之氣復完。工師碩彥。以文自名者。後先林立。然求其足以經緯治功。黼黻人文。卓然有以追夫董賈韓柳歐蘇之躅。而爲一代文章之宗者。率以先生爲稱首也。於戲。是豈無自而然哉。蓋先生學博文優。而道有諸己。未仕也。孜孜焉以明經講道著書爲務。既仕也。典國史。司帝制。獨擅夫制作之柄。而海內學者。仰而望之。若泰山北斗。若景星鳳凰。爭先快覩。惟恐其或後也。是以先生之文。盛行於時。流傳於遠。其與董賈韓柳歐蘇之作。聯芳匹美於宇宙間。無疑矣。溥也。曉生無似。素企先生之文。有合乎道。而不苟同於衆人也。故既爲考訂其集。復論次其大旨。附之簡末。使讀者得以自考云。

題宋先生文集

王裕

金華景濂宋先生。以洪明正大之學。經綸黼黻之才。仕國朝。官至翰林承旨。太祖高皇帝眷遇之隆。越軼今古。年老致政而歸。聖情優眷。何其渥矣。尋以事累。謫來西蜀。至夔府而歿。蜀王聞先生之名。竊歎不能親炙。乃遷其柩。葬於錦城之東二十餘里。其子孫皆居濛縣。越三十餘年。弋陽黃君溥來爲四川按察使。乃訪其子孫。得先生詩文遺稿。凡五百餘篇。既鏤諸梓。無何。黃君去任。余以其板悉付其孫宋綱。俾世守之。以爲後學矜式。而憲副台郡周君文盛。又於先生墓之前作祠堂三間。以爲奠祀之所。令其子孫列居於右。二君之於先生。可爲難能者矣。嗚呼。先生之文章。燦然著於簡册。先生之道德。炳然滿於朝廷。海內之士。莫不爲之尊崇。後世之學者。莫不爲之矩範。我國朝一人而已。宜乎文章傳之於不朽者也。尙期其

子孫守此弗替，使先生之言傳於千載，遍於四海，讀先生之文者，豈不有以觀感而啓益者耶？予故書此以遺其子孫云。

太史宋公文集後序

張縉

成天下之化者道，宣天下之化者文。文也者，根乎道而從乎時。所以襄帝圖而紀王業，昭人理而通物志者也。是故時揖讓則典謨作，時弔伐則誓命行，時守成則訓誥著，以至銘頌記序之流，凡以達理而通事，皆文之用者也。有其時而無其文，漢高也，是曰陋；有其文而無其道，隋煬也，是曰僞。惟我高皇帝乃武乃文，以定天下，時則有耆俊之臣，夾輔林立，而太史金華宋公景濂首之。凡所以演綸綍，裁典禮，定律令，頌瑞靈，以至銘開國之元功，發儕友之至行，其言淩踔漢唐，羽翼三代，氣雄而辭麗，理典而道深，信皇代之文宗也。後學莫不知嚮，而其集久且漸湮，雖有潛溪前集文粹出於鄭氏所輯，及蜀本、衢本、外國本，皆略而未完。近時杭本八帙頗多，而爲人率妄去取，猶未刻也。初，公存日，手定八編，凡若干首，以細眼方格，命子璲繕錄精整，首簡猶公手筆，其本亦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唐，予購得之，愛重藏襲，行輒輿俱。茲來總漕于淮，因命按本翻錄入刻，稍展而大之，爲若干帙，以公之於天下。嗚呼！韓文冠唐室，法百世，而踰二百年，歐陽子始得之漢東弊篋，遂流無窮。如桂星漢公集，亦越百載而今且復廣，予不敢擬歐陽子，而公固吾明之韓也，感其事頗近，因刻就，聊志其自，而附申之云爾。

刊宋學士全集序

雷禮

夫文章關於氣運豈不韙哉自有書契以來歷唐虞三代之隆道德一而風俗同其見於朝廷紀述諷議與夫閭巷謳歌不必組辭偶體而惻忱溢發動可爲經至今數千餘年猶可想見其成功巍巍而天下之至文具矣三代以降得天下惟漢爲正然不事詩書士各以質就功名其抱道如兩生終不應召卒之漢治雜伯雖敷文者非其人將亦氣運日漓若有以厄之耶由唐而宋至於有元萎苶極矣宋景濂先生挺生浦江精思絕識於羣書無不淹貫且久遊柳文肅黃文獻二公之門而兼其所長又因許白雲門人以究理奧其爲文主聖經奴百氏亦庶幾振世獨步者然晦跡龍門遺榮弗居幾四十餘年遇太祖龍興遂幡然應詔及參謀密勿承旨翰林而朝廷大制作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覲享宴饗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外藩朝貢賞賚之儀及國史寶訓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俱經論次撰述使郁郁之盛遠軼三五而陋漢唐宋於不居焉謂天實培之以貽我朝不其然乎易有之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以其類應也我太祖睿德天縱游心精一執中之旨以紹帝王之傳蓋千載一時矣先生忠誠可貫金石已廑容奬其所獻納如願講明典謨讀大學衍義遵行春秋賞罰之類又切中肯綮不爲文飾隱蔽是蘊於德行者措之爲功業卒之外國知名日本刻潛溪集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文集不啻拱璧獨文辭焉已哉及先生之歸上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其內外一本於誠故言無不信而其卓卓有若此也是先生雖以文學侍從其鋪張鴻猷揖於斬將搴旗者多矣而我朝文治精華不可以概見也耶先生舊有朝京稿擬道記潛溪翰苑鑾坡芝園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然各集出一時故舊以已見集者今知浦江事韓叔陽

萃爲一編。共三十六卷。九百六十七篇。題曰宋學士全集。梓行之。叔陽、高淳人。以進士除令職。有治績。而雅及於此。其知政本云。

張應廣

修補文集紀略

自韓公諱叔陽者始刊宋集。板模。吳公諱良悌者修之。繼災。吳公諱應台者修之。今又災。周公諱日燦者重修之。且謂承襲既久。失不一端。因命廣併校殘缺、破壞、朽蠹、模糊、訛謬。以成懿本。今校得燬者五十六張。亡者七張。朽蠹者二十八張。模者五十張。誤刻者二篇。新增者三篇。遺像一幅。贊識二通。字通用者八十零。闕疑者一千零。改正者一千五百零。蓋三閱月而始復其舊焉。若文有未盡收者。姑俟後之學者云。

吳偉業

補未刻遺集序

金華翰林學士承旨文憲宋公景濂先生。撰著浩穰。有潛谿前集、後集、續集、蘿山集。見於王子充、歐陽圭齋、陳衆仲、趙子常衆賢之序錄。而龍門凝道浦陽人物記不列焉。其在禁林有翰苑集。歸田以後有芝園集。皆四十卷。青田劉公伯温通取而釐定之。曰潛溪文粹。先生之高弟義門鄭濟及弟洧約同門樓璉、方孝孺等。繕寫成書。命工梓之。至天順紀元。多歷年所。字畫脫譌。弋陽黃溥氏、秉憲蜀川。訪於先生後人。盡出其家藏遺稿。討論緝拾。梓於茂州。嗣後。高淳韓叔陽氏宦金華。仍有編類。而近世之所流通者。獨韓本而已。以余寢陋。所覩翰苑、芝園二集。曾有專行。而前後續、蘿山諸集。皆不見全帙。其青田弋陽耆最者。亦復文久無傳。韓本晚出而尚完。采摭詳於勝國。僅存元世之一二。附見各體之末。其爲陂華之無詞多矣。

纂尋其自所謂前後續蘿山者大都在元時未仕所作年盛氣壯必有可觀亦因得尚論其世惜乎遭遇之後以改物爲嫌微之而不顯使習讀者不備山林臺閣之體可恨也歟金沙蔣虎臣館丈妙齡擢第踐剔藝藪每私淑潛谿尊府楚珍余同舉友也舊宰金華得未刻稿若干篇藏爲鴻祕攜之過婁州侯陳公鹿屏思弘鄉先生之美亟請鋟板以傳而屬余序余幸獲懺所悵焉其又奚辭浙水東文獻婺稱極盛矣自元移宋鼎浦江仙華隱者方鳳韶卿與謝翺皐羽吳思齊子善贋和於殘山剩水之間學者多從指授爲文詞若侍講黃公侍制柳公山長吳公省及韶卿之門出而緯國典司帝制擅制作之柄景濂親受業於三公承傳遠而家法嚴遂以文章冠天下際會眞人經綸黼藻光輔一代稽古右文之治幾欲躋之成周世皆慕之爲名世宗工而不知淵源於宋之逸老嗚呼不有山澤臞孰爲維斯文如帶之緒以竢來哲起而昌大之其功焉可誣也宋南渡後東萊呂成公紹濂洛之統始倡道於婺而何王金許是爲朱子之世適景濂因文以求道既從柳公聞仁山金氏之說又與白雲許氏之門人吳正傳張子長輩議論出入究極朱學之精微他鄉邦耆宿博雅典實如方存雅胡汲仲兄弟之流亦各旁搜遠泝左右采獲蓋其涵畜封殖中閎外肆不名一家譬則資衆賈以縫裘合庶羞而膳鼎豈一人一世之力哉元一天下休養人物七八十年號爲安阜富庶故能容羣儒恬寢食而甘圖書以遺經轉相授受竝時山陬海澨文章理學之懿鬱乎隆龐景濂鍾光嶽之全氣而取材落實兼條貫以集大成不可謂非所值之不幸也然以彼其材更末造自言屢踐場屋而不一售已稍薦聞於朝矣猶復稟晦跧伏却弓旌而不御揩揩乎窮經講道

修學著書爲務。計其崎嶇兵燹。避難全生。處隱畏約。亦與常人無異。詎自意運逢景炎。耀風雲之彩乎。聖遠賢徂。典刑凋謝。後生都不說學。爭欲竊取粗糠。剜挑組繡。以希世資。此迺斯文之可憂也。虎臣覃思鉛槧。卓然踵武古人。而陳公之盛心。豈徒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耶。固將陶鑄媚學。咸務於窮經講道。而薰染風習。爲景濂之徒者日益多。庶乎斯文之未艾也云爾。是爲序。康熙三年。歲次甲辰中秋月。

刻宋學士集垂竣。續獲其未刻稿一册。蓋蔣虎臣太史從先生裔孫既廷孝廉家抄出。攜至婁東。金華陳鹿屏適宰是邑。爲之付梓。而樓郁先生序論詳矣。因急鳩登之。附識於此。見諸公搜羅苦心。不容泯沒云。

題辭

題潛溪集詩

江乘夏　炘

混沌初剖太素斲。挺生神人斷鰲膊。剖乾割坤奠海嶽。厥俗鴻荒人未覺。帝命圖書出河洛。奇偶生畫參伍錯。煥乎斯文此其璞。二三啓運乘飛躍。典謨訓誥雅頌作。黍離以降周室削。天將尼父爲木鐸。乃芟詩書定禮樂。乃作春秋明善惡。爬羅萬象歸一勺。放彌六合卷諸橐。七十二子相唯諾。才出中州氣渾朴。及漢史記變鉅鑿。西京雄健東差弱。建安馬上詩橫槊。其音稍振氣已駁。晉更六代轉銷鑠。唐包九有復充斥。至宋諸子雄相搏。廬陵崛起超卓犖。道州獨立承絕學。後出新安最宏博。有元將相皆沙漠。往往南士登館閣。從此斗牛氣磅礴。乃挺奇才海東角。早年脫穎何落魄。貫穿經史探韜略。出入佛老搜溟漠。鯨跳鰲抃鬬蛟鼉。不持寸鐵徒手搏。大弧射日孰能彍。長劍倚天誰敢斫。是乃浩然之氣擴。簸弄元化筆在握。

星辰迸空如石落。剛風立海大雨雹。湧湍疊躍濤怒薄。百怪倏忽光揮霍。矯若魚龍舞瀺灂。蔚若虎豹跳岩崿。飄若孤飛鴈黃鶴。勁若百鶩出玄鶚。鎗鏗大音振咸濩。赫奕雄芒射千鏌。迫而察之吁可愕。注如懸河思不涸。大田五穀當秋穫。武庫衆寶開晨鑰。左右而取非外攫。遂造平坦鏟磽确。淙淙安流宗大壑。士脅玄酒殊淡泊。東序天球匪雕琢。自然光燄發葩萼。我時訪君卽命酌。春風滿桃釀酥酪。雪夜擢瑜擁鼯鼠。招月與友相酬酢。月入尊中明可捉。漱嚥醲郁棄糟粕。此時豪縱脫矰繳。吐奇抉怪安可約。有烏如火天非落。掃除句始鑠格澤。金篦刮目割翳膜。郢斤斲鼻揮運斲。妙處神會不可度。而我傍觀駭且怍。如遇仙人授金藥。一日生羽脫塵殼。願爲弟子請奇着。先生妄言只大噱。余亦斂衽逡巡却。如此筆力扛鼎鑊。不遇明主將焉泊。聘以束帛如雙珏。幅巾大布起林薄。奏賦上林從楊柞。豈比執戈甘寂寞。天王手按龍泉鍔。大振天聲動開拓。勢若新篁解春籜。用爾圖像爲丹臒。用爾作樂爲簫籥。銘功頌德軒寥廓。日光月潔江漢濯。前驅班馬鞭六駁。後駕歐蘇驟兩駱。千載而下宛如昨。碌碌餘子徒齷齪。傑哉先生果何若。徵子之裔散人託。景濂其字大夫爵。我作狂歌非用謔。投以木瓜報芍藥。

蘭溪　吳　沈

又

有客贈我潛溪文。文光燦爛照我身。山居寂寞謝朋親。見此直欲窮朝暾。金華萬丈高嶙峋。清淑之氣常細縕。其神有時降爲人。翱翔藝苑揚芳塵。山林著書千萬篇。玉堂掌制代王言。旂常彝鼎銘功勳。蒼珉玄碣耀崖濱。九原不作我涕紛。後來繼者喜有聞。先生早及鴻儒門。高才卓犖自超羣。麟溪肥遯四十春。纂

言紀事志不分。乾坤抉露闔至眞。龜龍獻瑞易範陳。詩書禮樂昭羣昏。經天緯地奠五倫。山頹木落狩獲麟。六經之道翳浮雲。百家諸子何紛紜。各以所見相雄尊。西京而降喪厥淳。氣萎體敗至理堙。韓柳一倡辭始振。刊落塵腐還本眞。宋興廬陵高復騫。蘇曾王氏天葩芬。考亭上遡濂洛源。撥衰反正絕學新。包唐越漢並周殷。上探姚姒窺羲軒。人生以來歲億千。作者歷歷在簡篇。五行兩曜行中天。螢爝起滅何足云。先生用功精討論。遐搜博采鉤幽玄。登山直上崑崙巔。觀水必至滄海津。千條萬派胸中吞。吐詞自覺來有神。一似大將提三軍。行伍嚴肅車馬閑。旗旄鼓鐸弓矢鋋。變化出入須臾間。又似廣廈張韶鈞。琴瑟搏拊磬管喧。清濁間迭宮商宣。音節脈絡繳而連。靈宮塔廟爭磨鐫。版墨流布遐方傳。造物俾爾司文權。未來之筆方如椽。我生稟質士木頑。粉飾強欲加雕鏝。弱齡學古心甚堅。亦欲追逐參諸賢。奈何憂患巧相纏。有志不就中腸煎。讀君之文汗滿顏。頗疑天公賦予偏。我何獨拙君太妍。願持尺書叩帝閽。請帝假我黃髮年。策名駒兮駕兩轅。從子上下相周旋。

又　張世昌

惟天有星漢。璿璣煥周羅。碧海蕩坤軸。洪波撼鯨鼉。人生於其間。懿德鍾天和。仰觀及俯察。至理諒匪他。昔初古神聖。龍神覩榮河。元機一以泄。風雲蕩相摩。星文既有象。雅訓還成歌。溳溳亦灩灩。委委復蛇蛇。荒哉秦晉間。紛爭鬬蠻蝸。斯文灰燼除。簡編互差訛。漢儒六七作。董生陟巍科。淵淵天人策。伊皋力相劘。傷彼長沙傅。命折鬼所訶。自從建安來。蒿蓬蔽菁莪。朝陽罕鳴鳳。秋蟲叫寒莎。韓公高世資。回瀾障狂波。

泰山屹在望。碧樹撐瓊柯。柳子思精悍。古器見彝彝。氣高或怒張。徵玼玉之瑳。宋家諸老翁。經籍賴刮磨。文章本載道。重任力所荷。歐子才冠古。跂立鞏與坡。璜珩間玉珮。鏘鳴雜鑾和。寥寥百年餘。烽塵事兵戈。文風日漫漶。翾飛亂羣蛾。乾坤既一統。大國崇丘軻。青帝掃煙霧。宿垢清沈疴。姚劉實首出。歐虞更番番。嶄巖金華峰。秀拔浙水阿。柳君與黃公。飛駕運瓊珂。宋子年最富。美質資礱磋。幽探既入室。速肖心無蹉。英英三傑名。衆星見羲娥。二公惜不懋。噫歟天則那。宋子今獨步。康衢奮龍騶。逸態未及已。氣就天山禾。又如三峽濤。百折生洄渦。源深流則長。爲潛復爲沱。義軒世雖遠。大道無偏頗。前脩凜遺則。奎壁光瑳瑳。勇直探虎穴。深將入龍窩。鯤鵬一奮激。不數蟹與螯。老我不作勇。才衰奈君何。君看千尺松。下有百尺蘿。相依在寒歲。鬱鬱清陰多。崢嶸冰雪心。孤根正陂陀。行看柱廊廟。飛棟高嵯峨。

詩

賜詩一章并序

洪武十年春二月二十有六日。前翰林承旨宋濂。得致仕歸。已達家矣。即遣長孫愼進表。以伸報謝。朕覽來詞。言無虛謬。已往分明。見陳可紀。其爲人也。可爲誠矣。智矣。故有終於致仕者爲此。於是召其孫愼謂曰。爾翁去此而誰從。對曰。惟親及故友會之。他無濫交。曰。日撫兒孫乎。閱生財乎。涉田園乎。愼稽首拜手曰。臣愼祖蒙陛下之深恩厚澤。得休官悠悠於家。以待考終。其於撫兒孫、閱生財、涉田園之事。皆有之。爲此不勝感激。特遣微臣愼詣闕俯伏。以謝陛下。曰。除此之外。他有何樂。曰。足不他往。但建一容膝之室。題

名曰靜軒。日居是而澄方寸。更訪國政。儻知一二。雖在休官。尙欲實封。爲陛下補缺耳。朕聽斯言。倏然感動。於戲忠哉。良臣有若是耶。因爲之詩焉。

聞卿歸去樂天然。軒靜應當傚老禪。不語久之知貫道。此心嘗著覺還便。從前事業功尤著。向後文章迹必傳。千古仲尼名不息。休官終老爾惟全。

御製詩二章

景濂家住金華東。滿腹詩書宇宙中。自古聖賢多禮樂。訓今法度舊家風。聰明心地實無欺。燦燦文章眞可梯。論道經邦誰解及。等閑肯與佞人齊。前詩甲辰四月五日賜。後詩癸卯八月十一日賜。

賜和宋濂韻

處暑將期秋宇淸。柳陰深處聽蟬鳴。黃花喜弄西風綻。鐵騎音書奏至京。

賜醉贊善大夫宋濂歌

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儒人兮舉觴。目蒼柳兮裊娜。閱澄江兮水洋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淸波兮水光。玉海盃而罄透。泛瓊蕚兮銀漿。宋生微飮兮早醉。忽周旋步兮踉蹌。美秋景之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洪武八年八月七日。

賜學士宋濂白馬歌

賜卿白馬白雪白。馬疾穿雲雲不隔。朝出淸溪東。搖鞭來紫陌。五漏禁城邊。精神常赫赫。撇鬣嘶秋風。康

衢止過客。四蹄發流星。乘此無危厄。將軍建大功。斯馬眞有益。洪武九年七月初一日巳時。

賜學士宋濂重賦黃馬歌

閒卿黃馬黃麚黃。錦韉鐵銜聲琅琅。行途不速亦不疾。絳毛火袞飛揚揚。暑繫柳陰濃。寒常露立霜。秋風四蹄輕。咆哮雄騰驤。將軍橫戈矛。折衝孰敢當。能兵致輕車。學士乘尤良。

賜和宋璲詩（璲、學士子也。）

鍾阜嶽無比。洞府神仙居。江光搖彩色。清溪美芙蕖。雲斂天日曉。夕霽萬象舒。秦淮逶迤狀。三山勢若馳。白鷺洲分水。龍蟠古有斯。

題宋承旨越中來歌

學士越中來。我恐馳程苦。拜畢詣堦前。精神盛舊覩。氣宇比秋鴻。文章眞太古。試問民何如。天下通商賈。不但越中樂。將軍明隊伍。塘河便小舟。旅店從欲沽。近來荷君德。中原無伏莽。賢人誦言多。黼黻皇猷補。寰宇足清寧。人人皆樂土。（洪武十一年十二月。）

應制賦醉學士歌　考功　華克勤

內廚官酒葡萄綠。黃帕擎來氣芬郁。詞林老臣被寵光。拜捧瑤巵形局縮。況當天威咫尺間。春紅頓覺生酡顏。醉來不知烏帽側。猶解披腹呈琅玕。近來應制成文軸。對揚字字皆珠玉。雖然白髮披兩肩。蠅頭細字還能讀。聖皇卹老恩最優。幾回錫燕瑤池秋。從容共樂有如此。未讓十八學士登瀛州。李白當年飲一

斗下筆玉堂皆袖手才華何必分先後竹帛垂名同不朽

又　給事中方徵

詞人獻賦蓬萊宮御前賜宴春融融駝峰奇味出翠釜玉甁瀉酒玻瓈鍾青氈賜坐列左右三爵不識貌益恭金華仙伯年最耄鶴髮垂領明方瞳中官宣勸令再酌陡覺眼纈添新紅天顏回顧微發笑親御翰墨揮蛟龍寶章既成自天降日月照耀光曈曨老臣再拜重感激一心報國惟公忠踉蹌步出闕門去皎皎月上龍樓東史臣彤管會當紀明良自古欣相逢

又　給事中宋善

御爐冉冉香烟起殿閣氤氳五雲裏聖主萬幾有清暇特詔文人賦秋水賦成奏獻天顏歡勅令光祿行金盤珍羞羅列水陸具黃封滿酌須令乾玉堂學士金華客白髮蕭騷雙頰赤酒酣作賦氣豪雄藻思清新更飄逸老眼朦朧醉不開猶能拜舞趨瑤堦人生際遇有如此絕勝蓮燭夜半從天回

續賦醉學士歌　秦府長史林温

六龍南飛海宇一武功告成重儒術九天宮闕五雲深羽扇鸞旂乘輿出黃閣秋高風日涼西奎東壁昭文章聖明天子萬幾暇詔許儒士承清光內官傳宣走絡繹烏帽聯翩坐前席大官賜饌薦珍羞光祿行觴瀉瓊液玉堂學士金華仙醉酒拜舞君王前天顏喜動笑模寫揮灑宸翰如雲烟臣濂再拜喜欲顫臣有丹心赤如面臣心忠赤臣獨知臣面頳紅人共見前綯後軾誇翰林臣濂寵光冠古今願持歸家遺子

孫百歲相傳同此心

又　太子正字桂彥良

金華學士青雲客氣吐虹霓成五色才超藝苑逼古人名動京師播殊域天高氣爽秋澄鮮聖主眷遇開瓊筵勅令賜飲共爲樂不減風流李謫仙初筵秩秩未三爵老臣已不勝杯杓頭昏目眩步踉蹌春風滿座霞光駁龍顏一笑催賦詩殿前醉墨猶淋漓乃知貌醉心不醉醉中自有神扶持親題宸翰寫醉態滂沛鴻恩驚絕代明良際會古所罕學士榮光煥千載丈夫讀書多苦辛恨不感遇乘風雲況當混一太平日太明下照皆陽春長歌請贊醉學士自古如公能幾人

又　翰林編修王璉

金風撼撼吹瓊筵寶鼎裊裊熏龍涎光祿傳杯瑪瑙寒珍羞奇味雙玉盤聖主九重動顏色青錢學士金門客胸中耿耿羅星辰氣隱虹霓鬢霜白一飲再飲須盡觴身軀攲側目茫洋漸覺紅光生兩頰晚霞爛爛明春雪酒酣作賦楓陛前揮毫藻思如流泉歸來天街踏明月回望祥雲滿金闕

又　翰林編修張唯

天門白日懸高秋五雲照耀三神洲羣賢列坐紫清上鳳迴玉輦瞻宸旒翰林供奉紫綺裘佩以明月珊瑚鉤殿前奏賦沖斗牛胸藏七澤吞九州浩氣直上青天流七寶珍床九華殿大笑三時走飛電金盤犀箸行八珍大官敕賜瑤池宴中使頻飛雙巨羅葡萄夜泛黃金波閃爍龍光照肝膽春紅散作朱顏酡天

希兩袖宮袍碧．頭上烏紗漸欹側．玉山兀兀涼風搖．銀海茫茫雪花白．重瞳一顧天爲低．奎章宸翰光陸離．羣仙起和紫芝曲．琅玕瓊玖皆生輝．請以寶函祕流彩．萬古清風灑雲海．酒酣拜舞玉堦前．千載君臣慶良會．

應制賦賜宋承旨黃馬歌　考功監令華克勤

黃馬大宛種．身小骨不凡．天子愛其駿．養在十二閑．敕賜詞林老承旨．太僕牽來玉墀裏．霜蹄蹴踏風鬣翻．錦鞍新翦千花麗．老臣有子兼有孫．同時出入黃金門．白頭趨朝戴星起．子孫扶持來謝恩．聖朝行賞不濫施．勳臣乃賜龍媒騎．儒冠一人獨如此．稽古桓榮功在茲．

又　給事中虞泰

聖朝天子治天下．重譯來賓撫方夏．日本之東西域西．歲歲梯航貢神馬．赤騮紫燕皆權奇．龍媒豈獨渥洼者．如今四海兵塵清．惠養天閑勢嫻雅．中間一匹駟且良．鬣尾金色雙瞳方．奔騰休誇照夜白．驕嘶自是眞飛黃．禁林學士老詞伯．年過六十毛髮蒼．近臣傳宣輒賜予．彤庭拜舞承龍光．宮柳垂絲拂塞草．奚官牽來錦鞍好．阿兒前攜孫後扶．晚景騎向東門道．西風振鬣塵不驚．家僮卻訝朝回早．

又　給事中王佐

聖朝天子齊唐虞．萬方混一同車書．大宛西域總臣附．萬馬入貢皆名駒．天閑十二近宮闕．牝牡驪黃色俱別．羅帕輕籠錦作韉．絲轡穩控金爲勒．玉堂學士眞老臣．日日趨朝侍紫宸．承恩特賜飛黃馬．騎出通

衢不動塵飛黃之精眞天駟四足騰驤若星馭況拜親撰御製詩奎壁垂芒照人世須知君恩似海深臣騎赤馬當赤心風雲會遇有如此彤筆宜書耀古今

給事中　孫傑

又

渥洼去天幾萬里聖恩一視無遐邇年年進馬入帝鄉降敕奚官牧華陽五花成羣總超異內有飛黃若龍勢振鬣一鳴凡馬空清秋颯爽驚西風宣賜鑾坡老承旨房星夜照瀛洲裏似此殊恩古亦稀好秉忠誠報天子

送宋承旨致政還金華

晉府傅　桂彥良

金華承旨宋公才雄學博爲上所寵任者十有九年今以老賜歸余忝春坊正字久資誨益惜其去也詩以贈之

瞻彼金華有鬱其特下有潛溪其流湜湜山川炳靈文獻迭興曰宋景濂父人中之英維此潛溪其源孔長東流於海演迤汪洋維此景濂父生溪之濱世有積德爰自祖父維此祖父潛德弗仕乃鍾秀於厥子生此吉人溫溫其恭性敏且聰學博以充文粹而工維聖天子是庸天祐聖世有臣明良胥會景命維新維此景濂父遇我聖主黼黻皇猷維聖之輔維此吉人簡在帝心入承上旨以奉德音輔導東宮緝熙聖學朝夕從事罔敢弗恪紬書金匱古史之良司業成均衿佩將將有德有齒邦家之光歷歷中外屢閱星霜帝嘉耆德寵錫是綏名揚宇內文播外邦追贈祖考赫其有輝澤及子孫出入禁闥昔有賢傅維漢二

疏。賜金歸老。以輝於鄉閭。帝曰卿老矣。今何獨不然。罔俾二疏專美於前。公辭闕庭。眷眷不忍孰承顧問。以被親近薦賢爲國。匪曰予私。始終一節。忠信勿欺。飲餞玉堂。雨雪初霽。出祖東門。江山佳麗。銀鞍紫騮。天廐之良。錦衣綺裘。煜然有光。服天子寵命。歸榮於鄉。公歸老矣。松菊具存。有琴有書。有田有園。姻戚歡迎。賓客滿門。擊鮮釃酒。燕樂欣欣。壽考維祺。以訓爾子孫。世無忘聖恩。

翰林應奉洛上答祿與權

又

金華之山。巍乎莫測。乃在牛女之墟。天地之北。自昔初平牧羊處。至今靈氣鍾名德。聖人立極開文明。賢佐乃有宋先生。先生讀書逾萬卷。雄才獨擅文章名。至尊臨軒時顧問。皇子傳經當繡楹。漢室舊聞疏太傅。明廷今見桓五更。先生行年幾七十。新春詔許還鄉邑。誥詞御製煥奎文。子孫簪筆當朝立。先生種德非常倫。聖明天子優老臣。從茲一往三千春。高風長與初平隣。

監察御史會稽黃與忠

又

幾年簪紱近天顏。白髮休官詔許還。先世受封霑聖澤。後昆承寵侍朝班。心同金石孤忠在。身入山林萬慮閑。回首玉堂春晝靜。何時重聽佩珊珊。

諸生東廣孫賁

又

海內才名五十年。聖恩仍許晚歸田。金華父老如相問。曾是瀛洲第一仙。

新賜宮衣繡海圖。榮歸況是早春初。公卿祖帳東門外。人道風流勝二疏。

萬丈文光北斗縣。清名不獨域中傳。倭船買得潛溪集。已向扶桑日上鐫。

紅鞓金帶荔枝花。三品詞林內相家。歸去山中無俗事。瓦鉼春水自煎茶。

乞與山童潤筆錢。歸時正及早春先。玉堂分取薇花樹。種在雙溪淺水邊。

山僧羽客莫相過。碑版人間刻已多。從此黃庭不須寫。自開池水養鵝鵝。

榮歸詔許老山坰。火棗交梨養性靈。祕府圖書翻閱盡。卻從方士借丹經。

白髮朱顏六袠餘。還鄉尚駕軟輪車。龍江關吏如相識。應止青牛乞著書。

契生中書舍人葉寧朱孟辨忝廁侍從。躬覩皇上眷顧之隆。謹記一時盛事。賦絕句三首以識別。并爲臣子奬勸云。　朱孟辨

天語叮嚀出紫微。特將文綺賜卿歸。愛卿秉志如金石。留取裁成百歲衣。洪武九年正月六日。上御午門。賜先生文綺、絹各四。上曰。

椹鐺親頒當酒錢。賜金不獨二疏賢。想應心醉君王德。慚愧長安市上眠。上賜文綺之日。復賜寶鈔一千錠。上曰。賜卿東歸當酒錢。

城上春雲煖更飛。念卿此地跡將稀。臣身願作隨陽鴈。一度秋來一度歸。上步自午門。先生侍行。上曰。此地卿行有數矣。卿歸後。還能來見朕否。先生對曰。臣身未就木。則一歲一來朝。

孟辨紀事賦詩識別。靖可謹續二首。以補其遺。　中書舍人史靖可

君王親爲計歸程。幾日攜家出鳳城。江上春來有風浪。扁舟好向裏河行。

曉辭龍衮出金門拜跪相扶有子孫傳敕更宣來侍食懸知一飯不忘恩

又　吳興林靖

左右圖書列靜軒一塵不到坐忘言那知門外春多少開遍桃花水滿源

白苧如霜初下機幷刀素手製春衣裁時莫學朝衫大要上東山采紫薇

又　豫章澹友鑑隱住持來復

不管人間是與非錦衣脫卻換荷衣浮雲掩盡三山碧萬里晴空一鶴歸

頓空三際泯諸塵坐視閻浮幾刼春兜率至今衣鉢在雙林大士是前身

甲子催人撚指間黃金難買一身閑五更睡覺梅花月渾似當時未出山

坐斷清風八詠樓海天高掛月輪秋了知有相原無相不在聲音笑貌求

大開圓鏡廓虛空楚月吳雲觸處通此別莫言山海隔妙音無日不相逢

道交江海幾人存老我空山獨掩門閑卻一岩煨芋火大千豪髮與誰論

青羅山房歌寄宋景濂　劉基

若有人兮乃在大江之南浙河之東連山掎坡瀛海上上與河鼓天津通憶昔四女下天來遺簪墮髻根

龐鴻仙華傑出最怪異望之如雲浮太空嶔崟嵚崱巃嵸不可上蒼蔚雜樹昏曈曨虎龍咆號猿鶴叫山

鬼呵欬生悲風嗟哉若人兮胡爲乎其中梁檀柟兮柱桂楓結青蘿兮以蔽幪不剪不伐兮不盬以攻晨

嵐暮靄滴晴雨。烟條霧葉相蒙龍。緣緣兮纚纚。蓁蓁兮蓬蓬。繚糾兮要紹兮。若蒼龍垂胡降元穹。犛麗披離兮。若翠鸞振迅飛翳氈。鸝黃和鳴桑扈應。髣髴牙曠之絲桐。幽泉發寶鏘玲瓏。六月赤日收蘊隆。陽淩陰蓄春融融。巖花澗草紛白紅。有時皇初平清夜騎羊朝帝君。瓊蕤羽蓋冰玉珮。華月閃爍光成虹。松吹笙兮竹舞翿。影旆旆兮聲溳溳。娛目悅耳兮樂不可言。世間塵土何夢夢。山有芝隰有豐石鑿鑿兮水滃滃。猗若人兮美且充。飢食倦息兮可以保我躬。逍遙兮棲遲。又何必訪廣成于崆峒。

潛溪圖歌爲宋景濂賦　劉基

金華山水天下希。潛溪龍門尤絕奇。羣峰峻極河漢上。一峰獨立芙蓉陂。先生結廬在其下。文追班揚兼賈馬。遂令此山增壯觀。野有樸樕皆梧檟。上清道士方方壺。乘輿爲作潛溪圖。丹崖翠麓神仙居。東望日出樹如蘇。溪流穿林還度谷。十里一達五里伏。龍湫吐景生白虹。藤蘿振雨松呼風。卻憶往時清夜月。帝女乘雲下天闕。鍾鏞鏗鎗簫鼓發。霓裳羽衣飄滅沒。初平騎羊前啓行。長髯鬈鬈鬱飛玉霜。秦娥吹笙元鶴舞。牽牛河鼓疑寒芒。相思迢迢頻入夢。夢駕兩鸞從一鳳。覺來毛髮猶爽浙。目送征鴻度空碧。山有蔬。水有魚。幽澗有泉青可斟。何時上疏乞骸骨。寄聲先遣雙飛鳧。

寄宋景濂四首　劉基

我思美人。乃在仙華之山。山前夜半掛河漢。天津兩旗俯可攀。我欲從之阻河關。初平不來白羊死。瘦骨蝕盡莓苔頑。風沙蕭蕭隔人間。元霜日夕凋玉顏。有鳥有鳥丁令威。側身下上空孤飛。女媧石墜鼇腳折。

海水散作雲霏霏。山中有奇樹。一華一千秋。美人何不折寄我。使我歎恨長凝眸。深沈洞谷山鬼集。陰氣六月冰霜留。嗟哉美人誰與儔。明年定約赤松子。與爾羣峰頂上遊。

有美一人兮美且仁。自我不見兮不知幾春。仰元穹兮睇參辰。爲合爲離兮孰測其因。青冥無階兮江海無津。風雨淒淒兮蛟龍怒瞋。安得羽翼兮致我與隣。

有美一人兮美且都。青霞爲衣兮白雲爲裾。被秋蘭兮佩珣玕。泰和與游兮中黃與居。瞻望弗及兮芳歲其徂。山高水深兮道阻且紆。安得羽翼兮致我與俱。

有美一人兮在山中。蒼眉黑鬚兮玉雪其容。飲沆瀣兮食紫虹。澡石泉兮灑清風。遨初平兮從赤松。超逍遙兮樂無窮。安得羽翼兮致我與同。

寄宋景濂　會稽　楊維楨廉夫

一代春秋付托顓。龍門太史筆如椽。山河大統三分國。正朔中華一百年。麒麟閣上登雄將。龍虎榜中收大賢。試問阮公高隱傳。誰填四十滿中篇。

次韻宋學士見寄四首　鄭　潤

涉江采新綠。攬之不成歡。我心獨何苦。臨風屢彈冠。無心問明月。有懷如長川。且歌擬招辭。采芝向商顏。

商顏有神芝。豈徒樂苦饑。可以起沈疴。可以滋客輝。乞身在強健。行樂須及時。願言賦歸來。慰我朝夕思。

夕思苦長夜。欹枕聽征鴻。征鴻爲稻粱。南北何憧憧。相隨有流水。莫比情無窮。起來步簷下。倚遍青青松。

松月流光精照我雙瞳青千里共徘徊兩情正交幷取琴彈別鶴弦寒不成聲誰知揚州地亦隔牛女星

青羅山房歌幷序　　貝瓊

青羅山在仙華之東仙華爲黃帝少女升天處其山峭壁千仞而支別爲青羅翰林學士宋公景濂讀書其下名其所曰青羅山房絕嶺雲烟長溪魚鳥皆接於耳目之間公雖去此而眷眷不忘間屬予賦予聞適意山林者抗公侯而爭名市朝者譏處士皆得此而失彼惟公不然昔之藏也非必於山林安其時也今之仕也非必於市朝行其道也在青羅不爲損視草北門不爲加隱顯一機喧寂同趣孰得而窺其際耶公擅一代之文章多行於世而貯於山房者必有光氣燭天與山之寶玉同不泯矣遂爲之歌曰

仙華之山何嶄絕插天萬仞青相磨山勢東來忽平地蜿蜒不斷爲青羅青蘿隱隱如崩石令娥負山山爲折欲叫軒轅向何處千古萬古空遺蹟玉女得道登雲車淩空直上太清家雲車不復返落盡金莖花風凄凄兮欲下雨行人慘兮予規語山回路盡或逢花知是青羅山人結茅宇山人紫府神仙客今年六十頭尚黑胸蟠五色天女絲手煉五色神媧石絲可爲君成天章石可爲君補天隙一朝窆之白玉堂青蘿寂寞頓無光何年借我白石牀臥看明月來東方與君酌酒歌我曲君歸早訪初平羊

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幷序　　劉基

龍門先生既辭辟命將去入仙華山爲道士而達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嬰疾習懶不能事嘗愛老氏

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往矣他日道成爲列仙無相忘也其辭曰

青山崔嵬兮烟雲杳冥回溪鬱紆兮巖谷晦明修篁雜樹兮相蔽虧洞壑窈窕兮人不知清猿警夜兮鶴報晨花開鳥啼兮長如春隰有芷兮陵有苕美人不來兮山寂寥瓊芝兮玉華丹蕉兮翠葩紫葛兮黃精礧磈兮鬱鬱蓋梁連蜷兮登降崷崪幽遼閒穆兮敞晃譎詭芳蘭桂椒兮或紅或紫松風澗泉兮金石盆耳梧桐萋萋兮竹實蕊蕊鳳凰翔鳴兮五色卉煒望美人兮翠微空山寂寥兮遲爾來歸霓爲衣兮霞爲裳飲沆瀣兮食瑤漿睎正陽兮澡淪陰精神完兮毛髮香握六符兮躡九靈被裔雲兮歌洞章御扶搖兮款天門詣北斗兮覲虛皇超鴻濛兮軼希夷造無始兮逍遙娭召秦女兮吹簫使湘娥兮彈絲洪崖嘯歌兮王母啓齒萬舞齊進兮襟佩颯纚長離前驅兮鸞鳥爲使蒼龍騑騑兮白虎豸豸雷公磅礴兮列缺旭馳登明堂兮絕河津上閣道兮攀句陳過三危兮繞元冥出太微兮入西清憩牛渚兮泛靈槎乘回飇兮以還家美人兮歸來中山兮其樂無涯

寄宋承旨詩并序　張伯誠

洪武十年九月潛溪先生來朝京師十一月陛辭還金華二十五日戒途後三日上謂先生之子中書舍人璲曰爾父歸今幾日當抵何處十二月二日又謂璲曰汝父途中想平安邪又明日復謂璲曰朕夜來夢見爾父與太平諸儒言論容態甚悉想已達錢塘矣璲叩頭謝曰蒙聖恩眷顧

如此。何以報也。時伯誠泊靖可皆在側。與聞玉音。中情亦不勝感激。因各賦詩。以紀其事。敢求正於先生云。

聖皇親問宋中書。汝父南歸幾日餘。想是官河風色順。輕舟平穩似安車。

霜晨鳳閣聽綸音。夜夢金華老翰林。時有舍人臣宋璲。叩頭感激聖恩深。

又　史靖可

內相忠誠荷主知。白頭親見太平時。平生不有君臣契。那得神交入夢思。

聖主端居念老臣。清宵夢寐見精神。太平今日諸儒會。風度依稀似古人。

靜軒詩

幽軒聞說傍巖扃。兀坐終朝養性靈。隱几泉聲雲外落。捲簾竹色雨餘青。仙丹已熟春長好。塵夢方酣我獨醒。還憶清溪舊游者。白頭矻矻尚談經。